

後序

余解是經畢有難者曰天命流行於穆不已二炁五行賦與萬物生生不窮原於一炁而主宰是炁者一理而已故自天畀付謂之命人物稟受謂之性應感莫測謂之神神一而已在心爲思在眼爲視在耳爲聽在口爲言乃至手之持執足之運奔千變萬化莫非一神之所爲惟用得其正則吉失其正則凶爾烏有分守名字若是之殊異哉余曰子之說誠亦有理惜夫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夫道之全體渾然一致而精粗本末表裏之分截然於其中毫釐絲忽有不可得而紊者今徒知所謂渾然者之大而樂言之而不知夫所謂截然者

道藏輯要

九天生神玉經

卅

房集一
八八八

未始相離也子盍觀諸天地之道乎總而言之曰天地而已然其中則日月星辰之行其紀雨風露雷之施其化江湖山嶽之流峙飛走動植之生成此豈非渾然之中粲然截然者乎如是之類將其神明各有所司乎抑亦曰神一而已乎析而分之不可備舉且以日之行度論之槩而言則一年一周天然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在翼不可爲軫在角不可爲亢又豈非絲忽之不可紊者乎人身亦一天地也今夫四支百體之區分五藏六府之賁存至於三萬六千關節亦莫不各有所主故眼之官則視而聾者不以視代聽乃至口之於言心之於思無不皆然此眾神名字之所以立而統之

則有宗會之則有元也是烏可以分裂而病之耶難者又曰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甯人得一以靈萬物得一以生莊子云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又云將磅礴萬物以爲一及所謂其一與天爲徒言道之至莫如老莊皆主乎一則是天地萬物之殊惟一以貫之耳今是經反以不一爲貴何邪余曰子知是經之旨乎其稱名也雜其統之也一經所謂元卽老莊之所謂一也謂之元謂之一言其體也生神之法稱名之雜言其用也論其體所以舉其同論其用所以顯其異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此本末具舉之言也是經之論始乎一元而終乎天地萬化並受生成

道藏輯要

九天生神玉經

圭

房集一

則一之中而萬者具矣生神之道以空洞真一爲體以變化不一爲用唯一故能靜靜而後能變變而後能化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則一與不一非二物也吾聞之先聖曰歛萬炁爲一炁散一炁爲萬炁合萬神爲一神分一神爲萬神又曰聚則爲形散則爲炁此其闢闢歛散之道蓋與陰陽同功天地同德故曰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推而行之可以成人可以成物可以贊化育可以參天地非天下之聖神孰能與於此哉若夫知其本無而不知其至有知其真一而不知其變化者是一偏之說安可與此同日語耶難者又曰教中有云情存聖量猶落法塵今是經教人以修習聖胎之法無乃墮

於是乎余曰情存聖量爲未忘心法者言也修習聖胎爲初學之士設也若乃道全德備者何可以此議之吾聞之先聖曰聖人歛萬有於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散一息於萬有無有一物可間吾之云爲譬之天地間日月之升沉風霆之鼓舞雲霧之起滅萬有之變化往來出沒自然而然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若是者孰爲聖量乎孰爲法塵乎難者又曰嘗聞釋氏之說以一切有相皆爲幻妄故其教曰無生又曰寂滅爲樂而道家之教乃曰長生久視及升虛尸解故彼目之曰弄精魂守尸鬼者某於此不能無惑願爲我決之余曰不然道一而已豈有彼此之分哉且如達摩之躡

道藏輯要

九天生神玉經

圭

房集一
ノ上レ

葦渡江普化之搖鈴空際或金棺自舉或碣石藏身其亦弄精魂守尸鬼者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長於上古而不爲老無始無終無前無後得之者與道同久且萬物非道無以生非德無以成生生之理無時不然而生生者不生化化者不化夫何容心焉余聞之先聖曰人在道中猶魚在水中人去道則亡魚失水則死良由修之者有勤怠故得之者有淺深淺者惟及於心深者兼被於形及於心者但得慧覺而已旣得慧覺悅而多辯靈炁泄喪形亦隨之被於形者形神俱妙與道合真顯則神同於形隱則形同

於神在有而有在無而無不可以形跡窺不可以死生論而何弄精魂守尸鬼之云故曰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則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魂吾魄何者死何者生夫如是則乘天地之正御六炁之變遊乎三清而與道同體矣故曰至人無已難者之疑於是而釋余因寄呈三山蔣靖庵旣從而訂之且令附于經後淳祐壬子歲清源天慶觀董思靖謹識

道藏輯要

九天生神玉經

圭

房集一